

宋代咏物词史论

路成文 ● 著

明月几时有，把酒
问青天。不知天上
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
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宋代咏物词史论

路成文 著

高
中
書
院
印
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咏物词史论/路成文著.—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ISBN 7-100-04537-1

I. 宋... II. 路... III. 宋词—文学研究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822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SÒNG DÀI Yǒng Wù Cí SHǐ LÙN
宋代咏物词史论
路成文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537-1/I·47

2005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9 1/2

印数 4 000 册

定价: 17.00 元

目 录

绪论 中国古典咏物文学概览	1
第一节 咏物、咏物体与咏物词	2
第二节 咏物文学的滥觞——先秦咏物之作	11
第三节 汉魏六朝咏物赋简论	22
第四节 我国古代咏物诗概览	27
第五节 宋代咏物词概览	36
第一章 唐五代北宋前期咏物词论	58
第一节 唐五代文人咏物词的审美特征	58
第二节 敦煌民间咏物词简论	61
第三节 北宋前期咏物词的审美特征	68
第四节 早期咏物词的创作范式	80
第二章 苏轼及苏门文人咏物词论	87
第一节 苏轼在咏物词创作上的突破	87
第二节 苏门文人咏物词论	98
第三章 周邦彦咏物词论	104
第一节 创作主体的深度介入	105
第二节 周邦彦咏物慢词的运思方式与结构特征	109
第三节 周邦彦咏物词在表现手法上的突破	115
第四章 南渡词人咏物词论	125

2 宋代咏物词史论

第一节	朱敦儒、李清照咏物词论	126
第二节	南渡四名臣咏物词论.....	132
第三节	其他南渡词人咏物词论.....	136
第五章	咏物词史上的稼轩风.....	143
第一节	俗与滥——走入困境的咏物词创作.....	143
第二节	辛弃疾咏物词论.....	149
第三节	辛派词人咏物词论.....	163
第六章	宋代咏物词审美理想的确立——论姜夔的咏物词.....	173
第一节	姜夔咏物词性质的新变——咏物抒情一体化.....	173
第二节	交融互渗式创作姿态.....	180
第三节	意在笔先,寄托深永	182
第四节	姜夔咏物词表现手法的突破.....	187
第七章	折中于柳、苏、周、姜之间的史达祖咏物词	194
第一节	姜、史咏物词貌合神离——兼谈史达祖咏物词的审美理想.....	195
第二节	“凝情静观式”观物方式和创作姿态.....	198
第三节	有所寄托,富于理趣——梅溪咏物词的情志内涵.....	200
第四节	精湛圆熟的表现技法.....	208
第八章	吴文英咏物词论.....	214
第一节	咏物、抒情而兼叙事——梦窗咏物词性质之新变	215
第二节	吴文英咏物词的情志内涵.....	220

目 录 3

第三节 幻化——梦窗咏物词的创作心理过程.....	229
第四节 梦窗咏物词的表现技法.....	232
第九章 南宋遗民词人咏物词论.....	239
第一节 王沂孙——宋代咏物词的殿军.....	240
第二节 周密、张炎咏物词简论	249
第三节 蒋捷、刘辰翁咏物词论	253
第四节 张炎、沈义父的咏物词理论	256
附:《乐府补题》考论	262
参考文献.....	291
后 记.....	298

绪论 中国古代咏物文学概览

咏物是我国古代各体文学中最常见的题材类型之一。早在先秦时代，屈原就创作了《橘颂》这样优秀的咏物诗，荀子也创作了比较成熟的咏物赋——《赋篇》。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辞赋文学趋于鼎盛。赋本以铺陈体物为基本特征，故以表现、描摹事物（物象）为主要内容的咏物赋数量颇丰，几乎占了同时期全部赋作的一半。咏物诗肇始于先秦古歌，从《诗经》、《楚辞》到两汉魏晋时期，咏物诗不绝如缕；南朝以降，咏物诗创作蔚然成风，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类型。词兴起于隋唐之际，至两宋而臻于极盛，成为有宋“一代之文学”。随着词体的兴盛，咏物词的创作也渐成风尚。北宋前期，柳永、晏殊、欧阳修等创作了一定数量的咏物词；北宋中后期，苏轼、周邦彦等创作了一批优秀的咏物词；南渡以后，以词咏物成为一种重要的创作类型，至南宋中后期，词人们结社联吟，拈题赋物，咏物更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创作类型。

咏物词在宋代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据笔者统计，宋代咏物词数量相当大，达到 3200 余首，占现存全部宋词的 15% 强；宋代词人中，有咏物词传世者达 400 余人，其中辛弃疾、赵长卿、吴文英等词人各创作咏物词 70 余首，成为宋代创作咏物词最多的词家，另有几十位词人创作了 30 至 50 首咏

物词。宋代咏物词不仅数量巨大,参与创作的人数多,而且质量相当高,产生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咏物名篇,比如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周邦彦《六丑·蔷薇谢后作》、《兰陵王·柳》、《花犯·梅花》,姜夔《暗香》、《疏影》咏梅、《齐天乐》咏蟋蟀,史达祖《双双燕·咏燕》、《绮罗香·咏春雨》、《东风第一枝·咏春雪》,吴文英《琐窗寒·玉兰》、《宴清都·连理海棠》,张炎《南浦·春水》、《解连环·孤雁》,王沂孙《天香·龙涎香》、《眉妩·新月》、《齐天乐·蝉》等,都具有极高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成为后世诸多唐宋词选本的压卷之作^①。不仅如此,宋人在咏物词理论探索方面亦颇有建树,姜夔、张炎、沈义父等人的咏物词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咏物词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词体的兴盛、宋人日常生活的诗意图化、宋代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词人富于才情的创作活动等,都是个中原因。而前此各体咏物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宋代咏物词的发展繁兴提供了丰厚的文学积累。因此,在讨论宋代咏物词之前,有必要对宋代以前各体咏物文学进行一番系统考察。

第一节 咏物、咏物体与咏物词

宋代咏物词是我国古代咏物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研究宋代咏物词,首先必须确定《全宋词》中哪些作品是咏物词,宋代共有

^① 谭新红《唐宋词名篇的定量分析》(湖北大学中文系 1999 年硕士论文,未刊稿)曾对唐五代以来 43 种词选进行全面统计,从中选出入选率最高的 300 首词,上举词作均多次入选,是最受选家青睐的名作。

多少咏物词。如何确定咏物词，学术界尚无严格标准，因此，有必要对咏物及咏物词相关概念做出基本界定。

咏物文学，顾名思义是以物为表现对象和主体的文学。

“咏物”一词在古代典籍中出现很早，《国语·楚语》云：“若是而不从，动而不悛，则文咏物以行之。”注云：“文，文辞也，咏，风也。谓以文辞风托事物以动行也，”^①在这里，“咏物”作为一种藉他物以相感动的劝讽方式，显然不具有文学体类的意义。

在咏物文学逐渐兴盛起来之后，专就文学创作而言的“咏物”，才逐渐出现和明确起来。先秦时期，我们的祖先自觉不自觉地创作了一些咏物之作；汉魏六朝时期，随着赋体的繁兴，咏物赋的创作随之兴盛；齐梁时代，诗歌逐渐成为主流文学样式，咏物诗也随之成为诗人们的重要创作类型。这些文学现象很快进入了批评家的视野，如钟嵘《诗品》称“许（瑶之）长于短句咏物”^②，萧统《文选序》有“若乃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之句^③，钟嵘、萧统所说的“咏物”、“咏一物”，分别涉及此期的咏物诗和咏物赋，具有文学体类的意义。此期最重要的文论家刘勰特别关注“物”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从理论上对咏物及咏物文学作了一定的论述：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

^① 参见《国语》，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9—530页。

^② 参见（梁）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0月第1版，第119页。

^③ 参见（梁）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排印本，第1页。

龙·明诗》)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诠赋》）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物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嚙嚙学草虫之韵。皎日噬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连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及离骚代兴，触物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集矣……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唯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文心雕龙·物色》）

刘勰的这些论述涉及文学创作的本原（“感物咏志”、“诗人感物”）、诗、赋的体物功能（“感物咏志”、“体物写志”）和特点（三百篇之体物“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离骚》之写物，“嵯峨类聚，葳蕤群集”）、齐梁诗歌咏物风尚及其表现等方面。刘勰虽没有明确拈出咏物诗或咏物文学的名称，但已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咏物及咏物体的主要特征。

唐宋以降，诗、词、曲、赋中的咏物之作越来越多，人们意识到有必要将咏物之作与其他作品区分开来。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宋元人注诗，往往采取分门集注形式，在这类著述中，咏物诗往往被单独归为一类。如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贊删补《李太白集分

类补注》，将李白诗分成古风、古乐府、乐府、歌咏、赠、寄、留别、送、酬、游宴、登览、行役、怀古、纪闲适、怀思、感遇、写怀、咏物、题咏、杂咏、闺情、哀伤二十二类^①。宋元以后诗话亦有采取分门编纂之例，如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二十、二十一为咏物门，与留题、纪实、宴游、寓情、感事、寄赠、书事、纪梦、讥诮、诙谐、送别、伤悼等并列^②。这些分门别类的方法虽然并不成熟，标准也并不妥当，但却体现出人们将咏物与其他题材类型区别开来的自觉意识。当然，也有一些人对于咏物体的理解相当含混，如宋周弼编《三体唐诗》，于七律中分四实、四虚、前虚后实、前实后虚、结句、咏物六格^③。其中前五格皆关乎作法，咏物作为一种专门题材类型，而厕身其间，不知何故？或许是因为咏物诗的作法自有特殊之处，故得与前五格并列。其二，宋代以来，许多人对于咏物（体）作了界定。如范仲淹《赋林衡鉴序》云：“仲淹少游文场，尝慕词律，惜其未获，窃以成名，近因余闲，载加研玩，颇见规格，敢告友朋，其于句读声病，有今礼部之式焉。别析二十门，以分其体势。叙昔人之事者，谓之叙事；颂圣人之德者，谓之颂德；书圣贤之勋者，谓之纪功；陈邦国之体者，谓之赞序；缘古人之意者，谓之缘情；明虚无之理者，谓之明道；发挥源流者，谓之祖述；商榷指义者，谓之论理；指其物而咏者，谓之咏物；述其理而咏者，谓之述咏；类可以广者，谓之引类；事非有隐者，谓之指事；究精微者，谓之析微；取比象者，谓之体物；强名之体者，谓之假象；兼举其义者，谓之旁喻；叙其事而体者，谓之叙

① 参见《李太白集分类补注》，(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赟删补，四部丛刊本。

② 参见(宋)阮阅纂：《诗话总龟》，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参见(宋)周弼撰：《三体唐诗》，四库全书本。

体；总其数而述者，谓之总数；兼明二物者，谓之双关；词有不羈者，谓之变态。”^①在这段文字中，范仲淹指出：“指其物而咏者，谓之咏物”，即指定某一对象物进行赋咏的创作方式就是咏物，这其实即是拈题赋物的意思。仲淹又云：“取比象者，谓之体物”，所谓“体物”，侧重点似在体察物理之精微，取象以为比，即物以达情，则“体物”似超越单纯的咏物而带有比兴寄托的意味，而这恰恰是那些有寄托的咏物诗所具有的重要特征。合而观之，范仲淹的“咏物”、“体物”可以说是对咏物体的一个相当明确而全面的界定。宋元之际方回编《瀛奎律髓》，将唐以来律诗分为 49 门，具体包括登览、朝省、怀古、行旅、升平、宦情、风怀、宴集、老寿、春日、夏日、秋日、冬日、晨朝、暮夜、节序、晴雨、茶、酒、梅花、雪、月、闲适、送别、拗字、变体、著题、陵庙、旅况、边塞、宫闈、忠愤、山岩、川泉、庭宇、论诗、技艺、远外、消遣、兄弟、子息、寄赠、迁谪、疾病、感旧、侠少、释梵、仙逸、伤悼。这 49 门中，虽然没有咏物门，但著题类全收咏物诗。此外，秋日、梅花、雪、月、晴、雨等其他类别中，亦有不少可以归入著题类者。从其所选作品来看，大都属命题咏物之作。其“著题类”解题云：“著题诗，即六义之所谓赋而有比焉，极天下之最难。石曼卿《红梅》诗有曰：‘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不为东坡所取，故曰：‘题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然不切题，又落汗漫。今除梅花、雪、月、晴、雨为专类外，凡杂赋体物肖形，语意精到者选诸此。”^②从这一解题，我们亦可知，方回之所谓著题诗，大抵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咏物诗相同。

^① 参见《范文正集·别集》卷四，四库全书本。

^② 参见(元)方回编：《瀛奎律髓》，四库全书本。

到了清代,人们对于咏物体(主要是咏物诗)的体认已比较明确。康熙四十五年,张玉书、陈廷敬等奉敕编纂《佩文斋咏物诗选》,“所录上起古初,下迄明代,凡四百八十六类,又附见者四十九类,诸体咸备,庶汇毕陈,洋洋乎词苑之大观也”。^①这部煌煌大编,出自康熙御定,旨在“与天下学文之士共之,将使之由名物度数之中,求合乎温柔敦厚之指,充诗之量如卜商氏之所言,而不负古圣谆复诂训之心,其于诗教有裨益”。故所选并非都是咏物之体,诚如康熙序云:“盖搜采既多,义类咸备,又不仅如向者所云虫鱼鸟兽草木之属而已也。若天经、地志、人事之可以物名者,罔弗列焉。”^②虽然如此,四库馆臣及康熙本人仍借此编对咏物诗的起源及其主要范围进行了论述。四库馆臣认为,咏物之作主要包括两类,其一是秉承孔门之训而作:“夫鸟兽草木,学诗者资其多识,孔门之训也。郭璞作《山海经赞》,戴凯之作《竹谱》,宋祁作《益部方物略记》,并以韵语叙物产,岂非以谐诸声律,易于记诵欤。学者坐讽一编,而周知万品,是以摛文而兼博物之功也。”其二则是有所寓托:“至于借题以托比,触目以起兴,美刺法戒,继轨风人,又不止《尔雅》之注虫鱼矣。”^③康熙更阐明咏物诗的创作缘起云:“是则一物多名,片言殊训,凡以虫鱼草木之微,发挥天地万物之理,而六义四始之道,由是以明焉。故夫诗者,极其至,足以通天地、类万物,而不越乎虫鱼草木之微。诗之咏物,自三百篇而已然矣。孔子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夫事父事君,忠孝

^① 参见《佩文斋咏物诗选》提要,《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26页。

^② 康熙《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序》,四库全书本。

^③ 参见《佩文斋咏物诗选》提要。

大节也。鸟兽草木，至微也，吾夫子并举而极言之。然则诗之道，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即一物之情，而关乎忠孝之旨，继自骚赋以来，未之有易也。此昔人咏物之诗所由作也欤。”^①从以上这些文字，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四库馆臣还是康熙本人，都将咏物诗的创作缘起与孔门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其侧重点在政教。

除以上论述外，四库馆臣还在元谢宗可《咏物诗》提要中对咏物诗进行了界定。《四库全书总目·咏物诗提要》云：

昔屈原作《橘颂》，荀况赋蚕，咏物之作，萌芽于是，然特赋家流耳。汉武之《天马》，班固之《白雉》、《宝鼎》，亦皆因事抒文，非主于刻画一物。其托物寄怀见于诗篇者，蔡邕“咏庭前石榴”，其始见也。^②

他们认为咏物之作萌芽于屈原《橘颂》、荀子《赋篇》，并指出咏物之作乃“赋家流耳”。这个观点显然与他们在《佩文斋咏物诗选》提要中所阐述的观点存在一定的差别。他们认为，咏物之作应“主于刻画一物”。“因事抒文”，意不在咏物者，即使以物命题且对物有所表现（如班固之《白雉》、《宝鼎》）也不能视为咏物诗。除此之外，他们还对咏物诗的思想内涵作了较高的要求，认为咏物诗最好能做到“托物寄怀”。

除《佩文斋咏物诗选》外，清代俞琰也编过一部《咏物诗选》。

^① 康熙《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序》。

^② 《咏物诗提要》，《四库全书总目》，第 1453 页。

在这部诗选序言中,俞琰发挥钟嵘、刘勰等人的观点,从感物与咏物的关系出发论及咏物诗的起源、发展简史,并对咏物诗做了比较明确的界定。《咏物诗选·自序》云:

诗感于物,而其体物者不可以不工,状物者不可以不切。于是诗有咏物一体,以穷物之情,尽物之态。而诗学之要,莫先于咏物矣。古之咏物,其见于经,则灼灼写桃花之鲜,依依极杨柳之貌,果果为出日之容,凄凄拟雨雪之状。此咏物之祖也,而其体犹未全。至六朝而始以一物命题,唐人继之,著作益工。两宋、元、明承之,篇什愈广。故咏物一体,三百篇导其源,六朝备其制,唐人擅其美,两宋、元、明沿其传。^①

这段话谈到了咏物诗的许多方面。其一,之所以有“咏物一体”,乃在于“诗感于物”,因而诗歌中必然会有“体物”、“状物”的成分;出于对美的自觉追求,诗人在体物、状物时自然求工求切;更进一步,当诗人把创作意旨转到对于物的呈现,以求“穷物之情,尽物之态”时,咏物诗便应运而生了。其二,所谓“咏物之祖”,不过是诗篇中对于物进行描写、刻画的部分,用一个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指文学作品中的咏物成分。它与以“穷物之情,尽物之态”为作意和主旨的咏物文学尚有质的区别,即咏物究竟是诗人创作的本意,还是仅仅只是作品的组成部分?是创作的目的,还是作者表情达意的手段、方式或途径?所以俞氏称《诗经》中虽不乏咏物的成分,

^① (清)俞琰编选:《咏物诗选》,成都古籍书店 1987 年订正版,第 2 页。

但却“体犹未全”，算不得咏物文学。其三，俞氏强调咏物诗“以一物命题”，唯其如此，咏物诗体制才算完备。其四，俞氏还为我们理出了一个咏物诗小史，即“三百篇导其源，六朝备其制，唐人擅其美，两宋、元、明沿其传。”

基于前人对于咏物诗的理解，我们可以对咏物及咏物之作做出比较明确的界定。首先，顾名思义，咏物即吟咏外物，咏物之作即是以物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它是我国古代各体文学中的一种重要题材类型。其次，咏物之作一般应以赋为主，即以铺陈体物为主，努力做到“穷物之情、尽物之态”（俞琰语）。其三，咏物之作以体物为主，但却不能仅仅停留在铺陈体物上，须“赋而有比”（方回语），义兼比兴，“托物寄怀”（四库馆臣语），具有深刻的情志内涵，否则就是“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苏轼语），不值得人们阅读和欣赏。其四，咏物之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在形貌特征，即在命题方式上应符合“指其物而咏”（范仲淹语），“以一物命题”（俞琰语）。

我国古代咏物文学具体由各种文学体裁的咏物之作构成（主要包括咏物赋、咏物诗和咏物词等）。由于各体文学文体特征、发展阶段及批评体系均存在差异，故具体到确定各体中的咏物之作时也相应有一些不同。详而言之，赋以铺陈体物为本旨，故赋中凡“专主于刻画一物”者，便视为咏物赋；诗主意兴，词重情致，抒情性是诗、词的重要属性，因此，咏物诗、咏物词一般不应仅停留在单纯地刻画所咏之物的外在形貌上，而应作更深层的情感呈现和意义开掘（这既包含“托物寄怀”，又包含对物情物理的发掘，以及在物象上投射作者的主体精神和审美体验，借物象来传达特殊的历史文化内涵等），那种刻意于

“写物图貌”的单纯体物之作反落下乘。词作为一种后起的诗歌体式，在很长时期内并没有明确的词题，词序的普遍运用也要到苏轼步入词坛之后，这较之“指其物而咏”、“以一物命题”的咏物赋、咏物诗，更难于确认，因而给我们确定本课题的具体研究对象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本书在确定咏物词时，采取比较灵活的尺度，即对于那些特征比较明显的咏物词（词题、词序中明确标明为咏物者），一般仍视为咏物词，而对于那些特征不够明显的作品，则主要以其是否“专主于刻画一物”以“穷物之情、尽物之态”为判断标准。

咏物文学，顾名思义即是指以物为表现对象的文学。然大自然之所谓“物”，了无边际，凡宇宙万有，上至天文地理，下及动植飞潜乃至人情事理莫不以物相称^①。若不对之有所限定，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难免过杂过滥^②。本书主要参照方回《瀛奎律髓》、俞琰《咏物诗选》之义例，加以甄别。

第二节 咏物文学的滥觞

——先秦咏物之作

虽然前人在追溯咏物文学的起源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

^① 《汉语大字典》“物”条罗列义项达 16 种之多，大到宇宙万有，细及人心物理皆可称为物。参见《汉语大字典》（缩印本），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758 页。

^② 《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所录作品，上至天文，下至人事，举凡天地间一切事物，只要形诸篇什，便多采录，在咏物与非咏物之间并无明确的标准可言，至有如杜甫《晚出左掖》、《春宿左省》、《紫宸殿退朝口号》等作品亦列为咏物诗。而按我们现在的理解，这些作品显然不能看作“咏物诗”。